

報日環循

週年價銀五員
每月價銀半員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七月廿七日

三 拜 禮

第壹千九百九十五號

並帆船前往各埠

仰江花十三員二至十三員
車仔花十七員七五至十七員七
密波花十八員至十七員七
軟花十五員九至十五員八五
新地花十六員五
洋花十六員至十五員五
青牛中步紗壹百零七員
十號孟米紗八十一員八十三員五
紅佛粗紗九十四員四
金鐘幼紗壹百十五員
黃龍曬粗紗九十員二五
樹鹽二十廿四紗八十八員五
狗鹽九磅七五扣布二員七
飛熊八磅四原布壹員六七五
廿號白布二員八五
十磅原布二員九七五
三百號白布二員八九
五百號白布壹員八二五
粉白布壹員八三至壹員七五
六百號白布三員四二五
六鶴八磅扣布二員二三
七磅正扣布壹員五六
冲猪頭七磅扣布壹員七五
匙嚙八磅四原布二員二五至二員二
三狗八磅四原布二員三至三員三五
八雀七磅扣布二員三五
壹號竹布三員八
如意十磅布三員五二五
雙金錢八磅扣布壹員七二五
銀鳳八磅扣布一員七七五
八寶蓋八磅扣布二員八至二員七五
白洋布三員四至三員三六
廿四碼花加紗一員九至壹員九五
色桂花三員六至三員八五
白扯花三員三五
什色扯花布三員四五至三員三八
什色花布壹員八二五
二磅紅布壹員四二五
腳襪二磅二五洋紅布壹員四七五
十四磅斜布二員四二五
鶴花布壹員壹
什色馬尾緞壹員八五
金紅羽紗十五員八
棉花羽綢三員壹七五
二號黑羽綾十一員五至十壹員八
壹號品藍羽綾十四員五
壹號元青羽綾十二員十二員五
各什色羽綢九員七五至十員零三

天青羽織廿五員至卅五員二
 白袈裟巾五員九至六員
 袈裟羅壹員壹至壹員零八
 什色閃巾六員三五
 色羽綢四員九五至五員二五
 素羽綢五員至五員四五
 龍頭紅畢機八員五
 喬鹿紅畢機八員五
 壹號企頭呢三員至二員九六
 上衣着呢壹員四七五
 中衣着呢壹員二五至壹員三
 棉羊絨一員零二五
 雙工絨七員一至七員六
 全毛厚佛蘭絨四員四
 細地薄佛蘭絨三員三至三員四
 尺二黑硬剪絨壹員八至壹員七
 二號尺五黑軟剪絨二員三
 十磅洋氈四員六至四員七
 十二磅洋氈五員九
 十三磅洋氈六員七五
 金山水銀現每担六十員零七
 玻璃片三員三至三員四五
 正政噓青銅二十員至廿員零五
 威仁噓青銅二十員零五至二十員
 青銅片小板二十員零七五
 日本花巾二十四員九五
 白鉛六員六至七員二
 黑鉛五員八至五員九五
 黑鉛五員九至五員八五
 瑞國軟扁鐵三員六至三員六五
 上扁鐵纜二員一五
 英國壹六鐵枝二員四五
 集港壹六鐵枝二員四至二員二五
 英國鐵線士至廿員六員七
 集港鐵線士至廿員六員三
 英國方圖扁鐵三員至三員二
 集港方圖扁鐵二員三至二員二五
 英國軟白鐵七員五至七員二
 集港硬白鐵五員九
 舊山馬甲鐵二員三至二員三五
 新山中馬甲鐵二員壹至二員一五
 英國鋼三員二至三員二五
 瑞國鋼三員四至三員五五
 雲南錫十九員八至二十壹員
 豐興錫二十八員六
 臺灣樟腦十八員至十七員八
 洋礮六員二至六員二五
 日本硫磺二員二至壹員九五
 犀角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艾粉三百八十三員至三百八十員

原桶木油六兩
原桶生油五兩三至五兩二五
上火車米壹員九二五
中火車米一員五八至壹員五八五
二號安南占米壹員八四
火車總米一員九四
火車安南更米一員七壹
一號安南更米一員八二至壹員八三
蘇包萱占米二員壹四
火車占米一員八三至壹員八一
籐黃六十八員七六
綠荳壹員四四
正山荳蔻二百三十五員
上奇白糖七員五至七員五五
中奇白糖七員壹至六員八
海口赤糖三員八至三員七
貢粉糖五員九至五員七五
二白糖六員三至六員二
福州冰糖九員二
石龍冰糖九員六二至九員六
津絲八員二至八員三
白壳豆二員二二
黑皮青肉荳壹員八二至壹員八五
黃荳一員八四
新青荳二員零二壹至二員壹七
黑胡椒十一員二至十一員壹五
白胡椒十六員三至十六員二
西河紅棗五兩至四兩七五
麵粉五十磅一員三五至壹員二五
四川白麵八十員至七十九員
棗子檳榔十三員至十三員二
花旗紅肉參二百八十員至二百七員
燕窩三千二百員至二千七百員
江北金菜五員四至五員三
河南金菜六員三至六員二五
大菜二十員至二十員零五
番信二十八員至三十壹員五
日本線面四員六至四員五五
花旗白肉參二百五十六員
樹皮八毫四至七毫七
沙藤四員至三員七五
川耳五十員至五十員零五
新山木耳十六兩壹至十五兩七八
日本大鮑魚三十九員至三十七員五
魚絲四百六十員
呂宋蘇木二員四至二員三五
東洋參九十二員至壹百零五員
冰片大面三千七百七十員
二面二千五百員至二千三百員

往紐約○帆船名咽活狼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埃連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老芝士地那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加力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衣士巴遜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檳榔山○帆船名卑厘牙頓刺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衣路威大哥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須厘付厘沙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左士魁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深刺亞勿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藍威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利付升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厘縊架刺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根列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安厘打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卡刺休○帆船名加栗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檀香山○帆船名付蘭孖厘安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咽地付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美路濱雪梨○帆船名番厘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者亞士丹哈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希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些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倫頓○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老窩千士天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咸北○帆船名高路頓付厘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威士至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各公司股份行情

庚辰年七月二十七日

香港上海銀行每股收本銀一百二十五員現價每百員加五十六員除息 於仁保險公司新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一千四百員 中外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一千四百員 那千拿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六百兩現價值一千零七十五兩 洋子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兩現價值七百二十兩 華南保安公司每股收本銀二百員現價值三百員 香港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二百員現價值八百五十五員 中華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現價值二百四十員 黃埔船塢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每百員未有定實 省港澳輪船公司每股收本銀七十五員現價值除息外每百加十九員 上海火輪船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兩分息之後現價值銀三兩 香港煤氣公司每股收本銀十磅現價值八十員 香港酒店公司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六十八員 中國朝廷貸款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未有定實 二八十七七年中國朝廷貸款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未有定實 域多厘亞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現價值另溢息七十員未定 於仁輪船公司每股現價值銀未有定實
--

選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臣潘斯濂跪奏 為恭報歲試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愚陋忝蒙 恩命視學奉天於光緒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謹將到任日期具摺奏報在案 隨即遵行各屬縣府廳縣考臣於本年三月初十日由省按試錦州十八日局門分場考試錦縣廣寧義州四屬生童二十九日文場完竣接考武場四月初三日試 畢旋即起程初十日到省四月二十一日開考奉天昌圖 興鳳鳳凰各府廳縣五月二十五日文武試一律完竣臣維待士不宜過嚴防弊不得不嚴臣每考一棚先飭 提調官查拿槍手及招搖撞騙之徒點名時責成頗嚴認清場內稽查嚴密復核對筆跡查出承應項貢文童一名滿字號項貢文童三名均由原保舉發照例 交提調官懲辦士子進場向安靜至論文風則合字號暨承應縣縣府之錦縣為最優餘皆平正通達即新設學額之 興鳳鳳凰廳及通化懷仁寬甸安東等縣 初次歲試文理均有可觀武場則合字號承應縣人數較多馬步射技亦較嫺熟滿字號武童二十名例五人取進一名應取四名另於定額十名內酌取八名合字號武童 五十五名例五人取進一名應取十一名又定額加取八名 興鳳鳳凰廳懷德縣奉化縣新設武學額各三名懷仁縣寬甸縣安東縣新設武學額各一名俱照額取進 惟通化縣新設武學額一名應試二人武射均不合式任缺毋濫臣於考畢發落時文生則勉以植品武生則勉以知方期副 朝廷整飭士習培養人才至意再臣自錦州 回省經過地方士膏滋潤入夏以後省城附近頗形亢旱五月十九日得雨深透禾苗發青可望有秋訪察民情亦極安帖足慰 宸廑所有考過錦州奉天等府屬旗民 文武生童歲試情形敬摺奏聞謹奏 奏奉 諭旨 欽此

京錄 筆帖式全成人亦明白辦事細心堪以擬補該員等將來期滿回城後如果就武均擬請仍以防禦儘先補用如蒙 俞允俟有差便給咨該員等赴部帶領 引見除全成所遺候補筆帖式一缺照章揀員咨部外所有司員久病不愈循例揀員充補各缺以資辦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仰乞 皇太后 皇上聖 鑒 奏奉 諭旨 欽此

奏軍機大臣奉 旨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定安等片 再查前將軍豐紳因添練西丹馬二千匹原擬估價銀二萬四千兩當由江蘇厘金項 下撥解以資費用嗣准補辦營務給照武達盟馬六匹並本省捐馬一千四百匹已足二千匹之數無庸再買其價請俟於解到時移充兵餉等因 奏奉 諭旨 欽此

允准在案奴才到任詳查銀庫各款冊籍前項馬價銀二萬四千兩據該省解到銀一萬四千九百兩業已抵充兵餉外現在奴才等請催山東河南欠解 馬乾銀兩買補壯馬匹請將江蘇欠解馬價銀九千一百兩停其撥解以清款目而免轉解理合由驛附片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軍機大臣奉 旨 戶部知道欽此○定安等片 再奴才等接據呼蘭副都統依克唐阿咨稱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接到家信依克唐阿之母在吉林所屬伊通河原籍病故 例應請假回旗持服百日當將副都統印務暫交該城左翼協領巴彥孟庫守護擬於六月初三日由呼蘭起程回籍持服並請派員接署副都統印務等因咨 報前來當即據派齊齊哈爾城火器營副都統銜花翎參領成慶前往呼蘭接署副都統印務惟該城地面遼闊旗民雜處操防緝捕在在均關緊要奴才等面 囑該參領成慶馳抵署任妥慎辦理以重地方所有副都統開計丁憂派員接署緣由理合附片具奏 奏軍機大臣奉 旨 知道了欽此

聞新 兇犯招供 石亭巷因奸害命之案所有奸夫淫婦及同謀幫兇人等均已解縣惟 連日以來審訊數堂供詞因案用刑多次猶未招認實情據供此刀係譚所預備者 沙某指稱譚某到門炒開時將刀拔出勢甚洶湧立即搶奪互鬥將其斬傷斃命失 口不移即實訊其婦譚某亦謂譚某自行帶來蓋以兇器不承認則入門案其罪 或輕而耳目昭彰死者有遺字街坊有稟詞並大憲早已訪聞難於抵飾及至二十 二晚再行審訊譚某則謂譚某支吾未及承認之際忽有一百足蟲將其右臂咬傷登 某品者隨問譚某則謂譚某支吾未及承認之際忽有一百足蟲將其右臂咬傷登 即呼痛言者人細認並無蛇鼠等物惟傷口宛然互相說謊譚某謂冤魂所致理 或然歟隨即供認同謀及其母函致譚某由來省一切招供將婦之母用刑掌責 錄出供詞案無遁飾并聞二十四晚將幫兇盧某亦同審訊以便解府按律詳辦云

中 論戀奸謀殺 營弁沙安伯之案因戀奸而生殺機此中情事本自瞭然即屬至親亦不能為之曲辯以卸罪也乃道路傳說有欲替淫婦奸夫開一錢之生路者此誠不解其何心得毋亦存救死不救死之見而謂公門 上好行方便於以體上天好生之意而培後嗣積福之基歟然與情已不覺大拂矣輿論且因之沸騰矣是博數人之見好其獲益本有限而壞一己之聲名其抱憾將無窮也且不獨此也便死者而無知則已耳死而有 知其能瞑目於地下哉然此猶屬事涉虛渺均可置之不計也惟此案風化攸關若不本所犯之情定以應得之罪則有財有勢者固有恃無恐可以任意妄為怙惡不悛即鄉落小民亦以王法難屬森嚴而究可巧為遁 飾則情慙之感一發莫制竟無所忌憚相率而為禽獸之行恣肆而逞虎狼之性矣是風俗之壞不皆於此案借之厲哉夫據沙弁所供証以淫婦所言則似乎譚某之實奸已無疑義然沙以父子皆有職官其氣傲果何 如者譚即買奸想亦明知卵石不敵而不敢懷挾利刃登門訛索也且沙某非營兵可比不名一錢既已揮金如土又何難託人調處補置而必以白刃相仇何耶若譚某持刀相迫亦僅一人終苦於孤掌難鳴在沙某人 數眾多既能奪其刀以斫之又能昇其屍以棄之獨不能理諭勢禁經投街鄰地保逐之以去抑又何耶幸亦天理昭彰譚某緩須臾之死於以訴其冤而發其覆耳非然者地方出此命案而不得主名則街坊固屬受 累共歎無妄之災實從天降而地方官徒費緝捕亦不能免四參之條矣是則即其棄屍一端言之亦屬異常兇狡忍心害理有應得也夫死者長已矣矣淫者固尚存無忌也似亦不必過為刻論惟清議足以維王法之 窮亦足以持風俗之敝固非甚有惡於奸夫淫婦亦非甚有厚於已死之人也聞此案之始末實因淫婦與沙弁往來已久竟以野鴛鴦作家鴛鴦婦之母亦利沙弁富豪遂視其謂婿如仇故謀議既定特函致譚而認沙 弁為表侄謂沙宅舉行孟蘭會故事女往赴齋筵並邀譚去及晚膳既畢即謂譚不能養贍妻室實為離書聽其女另謀終身可靠之處譚聞言駭甚堅執不允彼此角口其時座中亦有數人一少年男子知譚機將發心 殊不忍言勸譚從長計蓋欲其脫離虎口也詎譚不悟後辯論不已沙弁即由內走出持刀狠斬中譚左肩急欲奔走沙復一刀又被傷右肩再一刀從項下譚以手護其頭顱遂并三指折去由是痛極倒地沙連斬 數刀見不能動以為已死乃着人昇往僻處委棄此雖傳聞之辭或有不實不盡然戀奸而斃死其 夫則固証據確鑿不必多方研求而始水落石出矣夫以省垣五方雜處良莠混迹風氣不齊曖昧之 事情狀百出所不敢公然橫行無忌者以官府耳目最近執法最嚴有犯必懲耳今以顯然眾著之案 仍有欲為謀脫則凡類此者皆將恃財恃勢以播弄藉情而以託囑而俗流失世敗壞終不知其底極矣 武弁子弟其恃勢滋事視人命如草菅所在皆是市人側目以為容縱鄉庇者及被告發在官言之則 謂其平素教子有方殊不知欲蓋彌彰彰聞之下有為之情激不平者矣夫地方遇有命案官為保全 功名起見似不得不稍為遷就然明明眾人所屬耳目又有証據可憑事之是否人之邪正豈尚煩躊 躇審察然後得其端倪悉其原委而辨其輕重定罪其罪名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人有小 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 乃不可殺於此可悟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

外 以度日維艱欲到城內 尋覓姊妹借貸銀兩並 欲寄住戚家以針黹度 活奈不識路途然出門 時經告其夫言罷大哭 局紳盡知其底蘊遂謂 張某恐人索謝作此狡 獪今既夫婦完聚亦須 知朱某一片好心容圖 後謝可也乃着携婦去

新 數刀見不能動以為已死乃着人昇往僻處委棄此雖傳聞之辭或有不實不盡然戀奸而斃死其 夫則固証據確鑿不必多方研求而始水落石出矣夫以省垣五方雜處良莠混迹風氣不齊曖昧之 事情狀百出所不敢公然橫行無忌者以官府耳目最近執法最嚴有犯必懲耳今以顯然眾著之案 仍有欲為謀脫則凡類此者皆將恃財恃勢以播弄藉情而以託囑而俗流失世敗壞終不知其底極矣 武弁子弟其恃勢滋事視人命如草菅所在皆是市人側目以為容縱鄉庇者及被告發在官言之則 謂其平素教子有方殊不知欲蓋彌彰彰聞之下有為之情激不平者矣夫地方遇有命案官為保全 功名起見似不得不稍為遷就然明明眾人所屬耳目又有証據可憑事之是否人之邪正豈尚煩躊 躇審察然後得其端倪悉其原委而辨其輕重定罪其罪名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人有小 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 乃不可殺於此可悟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

中 論戀奸謀殺 營弁沙安伯之案因戀奸而生殺機此中情事本自瞭然即屬至親亦不能為之曲辯以卸罪也乃道路傳說有欲替淫婦奸夫開一錢之生路者此誠不解其何心得毋亦存救死不救死之見而謂公門 上好行方便於以體上天好生之意而培後嗣積福之基歟然與情已不覺大拂矣輿論且因之沸騰矣是博數人之見好其獲益本有限而壞一己之聲名其抱憾將無窮也且不獨此也便死者而無知則已耳死而有 知其能瞑目於地下哉然此猶屬事涉虛渺均可置之不計也惟此案風化攸關若不本所犯之情定以應得之罪則有財有勢者固有恃無恐可以任意妄為怙惡不悛即鄉落小民亦以王法難屬森嚴而究可巧為遁 飾則情慙之感一發莫制竟無所忌憚相率而為禽獸之行恣肆而逞虎狼之性矣是風俗之壞不皆於此案借之厲哉夫據沙弁所供証以淫婦所言則似乎譚某之實奸已無疑義然沙以父子皆有職官其氣傲果何 如者譚即買奸想亦明知卵石不敵而不敢懷挾利刃登門訛索也且沙某非營兵可比不名一錢既已揮金如土又何難託人調處補置而必以白刃相仇何耶若譚某持刀相迫亦僅一人終苦於孤掌難鳴在沙某人 數眾多既能奪其刀以斫之又能昇其屍以棄之獨不能理諭勢禁經投街鄰地保逐之以去抑又何耶幸亦天理昭彰譚某緩須臾之死於以訴其冤而發其覆耳非然者地方出此命案而不得主名則街坊固屬受 累共歎無妄之災實從天降而地方官徒費緝捕亦不能免四參之條矣是則即其棄屍一端言之亦屬異常兇狡忍心害理有應得也夫死者長已矣矣淫者固尚存無忌也似亦不必過為刻論惟清議足以維王法之 窮亦足以持風俗之敝固非甚有惡於奸夫淫婦亦非甚有厚於已死之人也聞此案之始末實因淫婦與沙弁往來已久竟以野鴛鴦作家鴛鴦婦之母亦利沙弁富豪遂視其謂婿如仇故謀議既定特函致譚而認沙 弁為表侄謂沙宅舉行孟蘭會故事女往赴齋筵並邀譚去及晚膳既畢即謂譚不能養贍妻室實為離書聽其女另謀終身可靠之處譚聞言駭甚堅執不允彼此角口其時座中亦有數人一少年男子知譚機將發心 殊不忍言勸譚從長計蓋欲其脫離虎口也詎譚不悟後辯論不已沙弁即由內走出持刀狠斬中譚左肩急欲奔走沙復一刀又被傷右肩再一刀從項下譚以手護其頭顱遂并三指折去由是痛極倒地沙連斬 數刀見不能動以為已死乃着人昇往僻處委棄此雖傳聞之辭或有不實不盡然戀奸而斃死其 夫則固証據確鑿不必多方研求而始水落石出矣夫以省垣五方雜處良莠混迹風氣不齊曖昧之 事情狀百出所不敢公然橫行無忌者以官府耳目最近執法最嚴有犯必懲耳今以顯然眾著之案 仍有欲為謀脫則凡類此者皆將恃財恃勢以播弄藉情而以託囑而俗流失世敗壞終不知其底極矣 武弁子弟其恃勢滋事視人命如草菅所在皆是市人側目以為容縱鄉庇者及被告發在官言之則 謂其平素教子有方殊不知欲蓋彌彰彰聞之下有為之情激不平者矣夫地方遇有命案官為保全 功名起見似不得不稍為遷就然明明眾人所屬耳目又有証據可憑事之是否人之邪正豈尚煩躊 躇審察然後得其端倪悉其原委而辨其輕重定罪其罪名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人有小 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 乃不可殺於此可悟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嚴辜時

量

敬啟者澳門陳洽利船歷年蒙各東相信揭
項貨項攔信今因生意不前前已將貨項東
回難以填償迫得懇求各東減收茲蒙
諸公諒情體恤同簽允字為據當眾將洽利
船變賣成數連同此船估與益記行得
價銀一千五百八十八元照各欠項均攤三成
零二八釐路東各為完數以後各東無
追索前項利公進恩難忘願作此佈聞
光緒六年六月十九日 李七

新書出

啟者海陬冶錄遊現已刻成
共訂二本價銀三毫豔史叢
鈔亦即告竣共訂八本價銀
八毫近日又到日本新刻普
法戰紀共訂七本字板清楚
且復旁加圈點易於閱覽每
套價銀二圓半 諸君光顧
者請即移玉至本局購買爲
荷

三月初六日

百步嶺中華印務總局啟